

经史百家简编

新式标点

經史百家簡編序目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水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詒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姓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會國藩識

著述門 三類

論箸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

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
策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
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敕
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
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
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

後世曰祭文曰引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災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

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姚氏纂古文辭至七百餘首之多余鈔錄又加多焉茲別選簡本僅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并鈔一冊與沅甫弟同收溫故知新之益咸豐十年四月國藩記

孟子孔子在陳章

莊子養生生

韓愈原道 伯夷頌

以上論箸類

詩七月

揚雄解嘲

班固兩都賦

蘇軾赤壁賦

以上詞賦類

易下繫十一爻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以上序跋類

書呂刑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以上詔令類

書無逸

賈誼陳政事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諸葛亮出師表

以上奏議類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魏文帝與吳質書

韓愈與孟尚書書

答李翱書

以上書牘類

書金滕卅祝之辭

屈原九歌

韓愈祭柳子厚文

祭張員外文

以上哀祭類

史記伯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漢書霍光傳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歐陽修澶州所表

王安石王深甫墓誌銘

以上傳誌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通鑑赤壁之戰

韓愈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以上敘記類

書禹貢

史記平準書

歐陽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以上典志類

周禮輪人 輿人 梓人 匠人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歐陽修豐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學記

以上雜記類

經史百家簡編

湘鄉曾國藩纂

箸述門 三類

論箸類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狂獯）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蹢蹢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以上鄉原之可惡〕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譁，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況大韃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以上言道德不能去仁義而言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

室。爲之工，以贖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溼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以上言聖人多方備患而後人類不滅）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以上言明君臣父子之倫而後人與人相安）帝之與王，其號雖殊，而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以上申明備患一節之意）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以上申明明倫一節之意）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愈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準乎泰山，不足爲高；嶽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

詞賦類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葷，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箠；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歡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揚雄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